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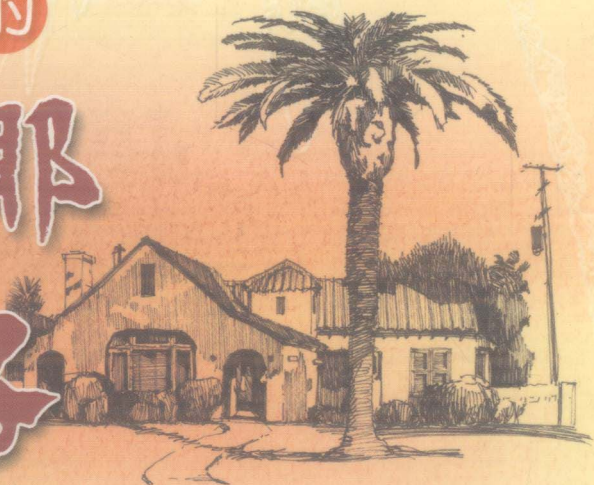
校園裡

的

椰

子

樹



鄭清文 著

三民叢刊 98



校園裡的椰子樹

鄭清文 著

三民書局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校園裡的椰子樹 / 鄭清文著. -- 二版一刷. --

臺北市：三民，2005

面：公分. -- (三民叢刊:98)

ISBN 957-14-4180-5 (平裝)

857.63

93023275

◎ 校園裡的椰子樹

著作人 鄭清文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/ (02)25006600
郵撥 / 0009998-5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門市部 復北店 /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重南店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初版一刷 1970年11月

初版二刷 1974年1月

二版一刷 2005年1月

編號 S 850830

基本定價 參 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4180-5 (平裝)

校園裡的椰子樹

目次

二十年——二十年也勉強可算一代	1
鯉魚	4
天鵝	6
門	9
理髮師	13
會晤	13
信	15
校園裡的椰子樹	17
蛙聲	20

二十年

——二十年也勉強可算一代

一、歸來

1

「陸地！」

天才薄明，就有有人在甲板上大喊起來。

「陸地！陸地！」

大家從床鋪上撐起身子，爭先恐後奔出了船艙。甲板上，充滿著興奮和激動。



我獨自躺在艙內不動。兩天了，第一次看到陸地，該是臺灣吧。但我一點也不感到興奮和激動。甲板上是片嘈雜聲。船艙內本來是悶熱的，他們一走，一股強烈的酸腐氣味立刻撲進我的鼻孔，但我還是想一個人靜靜地躺下片刻。

這兩天，我一直沒有睡。太累了，有時反而睡不著。雖然睡不著，我實在不願意走動。這時，連走路都覺得吃力難受。

赤道附近的太陽已遠離，但我仍然可以感到那灼熱的太陽，白烈的陽光，和那一幕一幕惡夢般的現實。我們一齊來的那些人，現在並不一齊回來。這好像不是事實。沒有回來的，和回來的，都只是一種偶然。生與死，也同樣是一種偶然罷了。

坐同一班船去的同伴，現在有多少人已變成了骨灰，有多少人只剩了一點指甲屑，一撮短髮，用張小小的紙張包裹著，放在同伴的口袋裡，紙上寫著姓名和地址，那就是了一切。而這紙包，並不一定永遠跟著一個人，當它們易手的時候，往往就要加一兩包進去。

我的口袋裡，就有四包。能夠裝在口袋裡回來的，多少也算是幸運的，有許多人，就在不知不覺間從地上消失了，他們再也不遺留些什麼。說不定，真正幸運的人，是那

些什麼都不留下來的人吧。

也許，應該不留下什麼的，就是我。我曾經這樣祈望過，但我卻回來了。我實在不明白。我不明白，他們為什麼這麼興奮，躺在我隔壁那個人，整天整夜呻吟不停，一聽人家喊了「陸地」，卻也一躍起身，跟著人家擠出去了。

能活著回來還會不高興嗎？我就碰過，那些臨死的人，還一再的叮囑朋友，有一天能夠回家的時候，務必把他們一起帶走。

其實，每個人，在出發那天就想著回來的事了。

還記得兩年之前，離開了故鄉的碼頭，是個風高月黑的夜晚，碼頭上只有那些日本的指揮官和管理人員的身影在黑暗裡晃動，在輕輕的吆喝。為了怕敵人的飛機和潛艇，船隻都要在晚上出港。我們擠在船艙中，緊握著從神廟求來的護符。

兩天前，我們離開了菲律賓，也是個夜晚。菲律賓的夜晚是美麗的，一鉤殘月斜掛在天空，襯托出南方海岸上的椰子樹的明晰的剪影，水在閃爍著銀光。

我們要在晚間離開，並不是為了那美麗的景色。我們害怕菲律賓人的報復。雖然這樣，碼頭上仍然聚集了不少菲律賓人，他們的眼睛充滿著敵視與仇恨。漫罵和嘲笑의聲

音，不停地從他們的嘴唇間迸裂出來。有人向我們吐痰，也有人向我們擲石塊。我們只是低著頭，慢慢地踏上跳板。

當我踏上了跳板，就想起了老友叮囑的話，摸摸口袋，叫了那些人的名字，好像怕他們迷路，也好像怕他們猶豫。我輕輕地叫了一聲，「陳吉祥，要上船了，要回去了。」我走進船艙，不久，船慢慢地離開了碼頭。我閉起眼睛，好像可以看到船尾拖著一條白色很長的泡沫。

2

船的速度漸漸緩慢下來，大家在甲板上歡呼、狂叫。

船已入港了。突然間，大家又擁進船艙，各自取了行李。其實，我們也沒有什麼行李，只一條軍毯，和一些零星的日常用品。

有人催促我，「已到了，還在發呆。」

有人想扶我，但我把他撥開。我很倦，卻也不想人家攙扶，我只跟在人群裡，很慢很慢地踱到甲板上。在甲板上已可以看到黑壓壓的人頭在不停地鑽動。

船在緩慢靠岸，船上的人在一齊揮手，碼頭上的人也是這樣。這時候，兩邊的人都還不能認清對方的臉孔。不久，兩方已可以漸漸看到對方的表情。每個人都在尋找，眼睛充滿著祈求、焦慮和不安。船上的人雖也焦慮，但卻沒有不安。

家裡，雖然也不免有些變故，但和在外島的比較起來，就算不了什麼。

這才一兩年的事。家人，把自己的兒子，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兄弟或自己的父親一批一批的送出去了，希望回來的也是那一些人。但目前，他們只有希望，卻沒有自信。

有的人已寫信回來，家人就可以放心了，他們倒也不必祈望一定搭這一班船的。但他們還是來了，早一個小時也好，他們希望能見到自己的親人。有的人，甚至於不知道自己的人是死是活，只要明知，他們就可以希望，而他們也願意這樣希望。

我望望岸上，碼頭附近的房屋，很多已倒塌下來，只剩下一些殘垣頹牆。是高雄呢，還是基隆？希望是高雄，高雄可以離家遠一點，家人也不至趕來。

我一直沒有寫信回來。我對自己一直沒有自信，我不敢相信自己會回來。許多應該回來的，都已不能回來了。而且，我還親自看到，有些人，在寫信之後，只因多吃了一點東西，把千辛萬苦保留下來老命送掉了。

在逃亡的途中，我就一直生病，我的肚子一直脹著，脹到胸口，肚皮上呈顯著淡紫色。我知道是吃錯了東西，很多人和我一樣，吃錯了東西的，都在逃亡時死掉了。甚至有人，只輕輕地瀉了幾天肚子，竟也不再起來。在戰地，一個人要死似乎也很容易，但有時，似乎也很困難。我就沒有死。

船慢慢地貼緊岸壁，人潮跟著湧來湧去，有的已發現了對方，提高著嗓子，在拼命的嘶叫，在人堆裡亂擠，好像在想盡辦法，使時間和空間的距離，一下子縮短下來。

我仍然沒有什麼感動，我覺得就是回來也不免一死。有人說死也要死在家裡，我卻沒有這種願望。頂多，我只是帶一個累贅回來。

大家擠在舷口，每個人身上都穿著草綠色的制服，背後用白色的油漆大大的塗上PW兩個大字。

跳板上也是一片擁擠，有人差點就被擠下海裡，但大家還是擠著想早點踏上故鄉的土地。

底下，人頭在不停地鑽動。每個人都仰著臉孔，也許是角度的關係，那些臉好像都有些扭歪了。有些人，也許是矮了些，在人群中搖搖晃晃，拼命想拉長自己的高度，但

立刻又給擠了下去。

船上有人下去，立刻就有人呼喊著他的名字，在人堆裡擠了過來，擁簇在一起，又從人群中擠了出去。

我跟在大家後面，慢慢跨下跳板。我是最後一個，所有留在碼頭上的人，一齊把視線投向我。他們的臉孔是焦急的，失望多於希望。每一個人的目光，都像一把銳利的刀，一直刺痛著我。我趕忙抓住了扶手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。這時，我才又想起了亡友們的話，在嘴裡輕輕叫著他們的名字，告訴他們已到了臺灣，要下船了。

3

回到家裡，父親和母親都感到意外。尤其是母親，當我出征，她就一直到附近的寺廟行香許願，雖然日本人一再禁止，她還是偷偷地去了。她一見我回來，就買肉殺雞，把我當著一個貴重的客人款待。

但這種事，立刻被父親阻止了。他說我的肚子裡積著毒水，必須先把它清出來，不然，亂吃東西會送命。

父親是鎮上很有名望的漢醫。他一看了我的臉色，我的肚子，然後再替我按了脈，就立刻做了這個決定。

他親自替我配藥，但除了那些鹹酸苦澀的煎藥之外，暫時什麼也不讓我吃下肚子。他說必須先讓那些積水排出體外。

我實在無法忍受。為了要醫治由於飢餓致來的病，父親竟採取了飢餓的辦法。在那山間的十幾個月，我真正認識了飢餓，覺得飢餓比什麼都可怕，甚至在疾病和死亡之上。只要想到那一段時期，我就不寒而慄。我又懊悔回家了。

在那山間的十幾個月，我們把可以放進口裡的東西都吃下去了。不能吃的東西，也要嘗試一番。有些人，就在這種嘗試中斷送了生命。然而，我們必須繼續嘗試，因此就有許多人繼續倒了下去。

父親是漢醫，我對草藥多少也有點常識。他曾告訴過我，把草根折斷一看，那些乳汁的顏色如果迅速變濃，那種植物大概就有毒性，不能吃。我們曾經在菲律賓的山間挖出了類似樹芋的植物，把它折斷一看，那流出來的乳汁迅速地變成黑褐色，有人用舌頭舔了一下，立刻把它吐了出來。我們不吃它，並不是因為它有毒，倒是因為放不進口裡。

有人還怪它，長得蠻像樹芋。

我雖然很小心，但這種場合是小心不得的。你還在猶豫之間，人家已早你一步，把東西放進口裡，還沒咬嚼，就睜大著眼睛在尋找別的東西。

由於經驗，我們大概有了一個原則。鳥可以吃的東西，人大概也可以吃，兔鼠可以吃的，大概也一樣。但這時候，已不容易看到兔鼠的蹤跡了。我們以為生物可以吃的東西人都可以吃，這又一次犯了嚴重的錯。有許多蟲類吃的東西，人就不能吃。每次，在嘗試新的東西，總不免有人倒了下去，而且倒下去的，又常常不只是一個。

最後，我們也吃了蟲類。蝗蟲、蚯蚓固然都吃過了，甚至有人還吃了蜈蚣，他們把蜈蚣放在火裡烤，看那光亮的皮面漸漸失卻了光澤，那身子慢慢的捲曲，終於把牠燒焦了。有人拿了牠，隨便勺了一點泉水，和水吃了下去。旁邊的人還用羨慕的眼色看他，不知是羨慕他有勇氣，還是羨慕他有口福。

但也不到一兩分鐘，剛才那個人突然慘叫起來，蹲下去，最後爬在地上打滾。他的臉迅速地腫脹起來，把眼睛擠成一條縫。以後的事，在這沒有上帝的地區，也只有上帝能做主了。

在戰地，飢餓常要比槍彈可怕得多。而現在，父親卻要強迫我重溫那可怕的飢餓的滋味。每次，我看他們在吃飯，不要說是魚肉，只看那碾得白淨的米飯，就夠我肚子翻騰一陣。看我站近了桌邊，父親就一直瞪著我，好像在防範著盜賊。每碰到這種情形，我就不禁要反覆自問，我到底為什麼要回來。

母親看了過意不去，有時還想偷拿點東西給我，父親好像已預料到，一看母親拿了東西就把它搶了過去。

「妳不必再上寺廟了！」

有一次，他竟把東西打翻，我看東西翻倒在地上，迅速爬下去，但父親比我更快，一腳立即踢了過來。

「你想死，那你為什麼回來？」

「我並不想回來。」我真想說，但沒有說出來。我並不是害怕，老實說，我已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。

為了這件事，我還時常看到母親在背後哭著，我實在也痛恨父親，但一直到後來，我才知道，父親也曾經瞞了我們，在背後偷偷地哭著。

我的病也漸漸復元了，肚脹漸漸消匿。本來，我是恨透了父親，但病一癒，我不但不再恨他，反而要感激他了。病一好，胃口也好了，無論吃什麼東西，都覺得格外可口。但父親只准許我吃些稀稀淡淡的東西，他仍然是那一套慢慢來的作風，但最難受的時刻早已過去，我慶幸自己能夠回來。

在這期間，有許多戰友的家屬或親戚曾經來訪問我，想打聽他們的下落。

另一方面，母親也急著替我物色一個女孩子。對於成家立業，在她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事，她在祈望，能早一天抱到孫子。

其實，從海外回來的人，在事業上，總是遲人一步了。父親是漢醫，他本來也希望我能繼承他的衣鉢，但我對這並沒有多大的興趣，也沒有那種學問。

我最大的希望是能當一個薪水階級，但在這方面，我也沒有很好的機會，所以我就利用父親的一點積蓄，在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。

想不到經營雜貨店倒很順利，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父母親也都很高興。

這時候，提親的人當然更多了，但我還是把它一再拖延下去，母親問我為什麼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

在戰地，我曾認識了陳吉祥。他就住在鄰近的一個鄉鎮。那裡離開我們鎮上，走路也只不過是二三十分的路程。在戰地，我們把鄉域擴大了，兩人也算是同鄉。我們一起出發的，而又分發到同一個單位。一離開了故鄉，每個人都更接近了，他的性情又和我很合得來。我們時常在一起工作、談話和寫信。他寫得很勤，雖然他寫得並不很好。

他告訴我，他已結婚了。他的年紀和我一樣，但鄉下通常是比較早婚的。我說他鄉下人，其實他們並不耕田，在市集上開著一家布店，家庭也算小康以上。他告訴我，她叫美珠，本來是個養女，在出征之前和他送做堆了。開始他不願意，怕萬一出了事不免要辜負她，但她卻說萬一有了事，也不致斷絕香火。

他寫信寫得很勤，而美珠也還能應付他。他曾經拿她的信給我看，說那些信都是她自己寫的。在我看來，無論是字、是文章，她寫的都比他好。我很羨慕他有這樣一個人。

有一天，他又接到她的信，說她生了一個女兒，特地寫信來告訴他，並且要他起個

名字。他就拿了信來和我商量。我說女兒是他的，名字應該由他自己起，但他說如果在家裡，他當然自己起，現在是在戰地，要互助合作，兩個人一定比一個人周到得多。

這以後，他差不多每一封信都給我看過，就是他們夫妻間才說的話，也不例外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「說不定我們要有個不能回去。但兩個人都不能回去的機會，就要少了。」他笑著說。這時，美軍還沒登陸，我們還沒有嘗到苦頭。

「說不定我先走了，家裡的人還需要你替我照料，我知道她是個好女人。」雖然，他一再的表示著這種意思，但他卻從不提到「死」這個字。在戰地，大家好像對死比較敏感，但在嘴裡卻蓄意避開它。

他叫她寄照片來，而且要她寄兩張。她真的寄來了，是和孩子一起照的。她抱著孩子，微笑著，但在眉宇間，我仍然可以見到一點憂鬱。他交給我一張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她，而我見了她本人，卻是在回臺灣以後。